

宋史紀事本末

宋

史

記

卷

之

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

東益兵來援卻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
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於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
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
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
邦昌者及兀朮北還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
重寶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於粘沒喝未之
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
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

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
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眾未
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
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
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
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
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
京畱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
北京畱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
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二
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
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於宿州誘宋逋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

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

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

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

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

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

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
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爲
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
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
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
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
敗僞兵於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
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
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三
橫入潁昌求援於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
率兵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
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臯臯指腹
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統制徐
文以眾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
無前眾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
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
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
於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
州令帥其眾寇通泰州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

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日均
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
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
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
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
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倚
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
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旣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
帥嚴爲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於左

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
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
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溼今士馬困憊糧儲
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
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於金
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
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
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
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
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

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

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
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
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
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
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
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
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
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

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
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
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
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
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
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
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於
天長之鷓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於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
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
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
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

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
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
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
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畱守命百司不預軍旅
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玘
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
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
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
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
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

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
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
逆雛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
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
始聲其罪以勵六師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
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
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
旣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
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

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畱鎮江以
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
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
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眾愕然不戰而
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
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
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
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
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
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

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旣去劉麟劉猷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

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
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
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
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
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

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
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
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
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
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
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
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
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
立功會邊報曰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
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

犯順若不剿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畱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久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

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
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
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
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
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
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
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
之猷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眾，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卽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

朝廷爲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
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
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
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
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
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
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曰遣使乞師南侵
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
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

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
主遂令撻懶兀术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
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翼而
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
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
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
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
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
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
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

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畱
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
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
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
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
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
粘罕薄之久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爲胡景
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爲齊帝僭號八

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术入汴囚諸金明池立
行廢徙二賊奄奄同葬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
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言者擊之徽
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卽
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慤薦拔授以山
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
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
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
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爲禍旣敗金圍

果殺關勝縋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罇柄
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
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爲游說始册尊
位都大名旣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
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
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主予奪唯命其何敢
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
囚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
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
逆賊建瓴逋逃趨壑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

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
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
豫又聽徙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
使中國人守之犄角病宋斯可矣迨賊檜主和
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名爲
大齊冀稍紓難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下
詔暴罪卽諸道兵合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
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旣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
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
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

然之遂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李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

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鎔銖不可
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共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
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
自釀斛輸錢二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
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
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
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
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二
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

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聞兀朮畱江淮

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
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
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
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兀
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
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
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
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
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
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兀

未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
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
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
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闖興洋以固根
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
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
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須其敝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
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
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

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
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
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傷頗多勝負未分而
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
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
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
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
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
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
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

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
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
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
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畱
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
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
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
者子羽卽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
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
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

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握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旣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

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

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十一
術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
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
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
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
鼎條奏便宜復爲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
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
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
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
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
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

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溥曰張浚於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卽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

身身終事本元 卷六十八
鬪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愎陵上奪
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
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爲大將端有人心宜爲知
己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
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
殺於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
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
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
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
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

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
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
兵事稍辦集卽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蓋積
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爲退縮棄不問
也富平旣敗退守興闐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玘
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
捷成效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
關陝是責獨不念澠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
謖敗於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於好
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其細也浚在炎興卽不能追蹤二臣而君子原
之曰斯人也志大於才功浮於過闇主當陽賊
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
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
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
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 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

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白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二
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
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
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
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
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
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
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
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
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畱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畱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

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
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
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
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
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
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
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
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
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
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

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五月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
學士王彥爲保太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十
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
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
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
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
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

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

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
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
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
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
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
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
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
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
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
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

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畱計自是不敢妄動矣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

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

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
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六月己巳吳
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
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
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
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
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
月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
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
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

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
撒离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
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
离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
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
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
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
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

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

鳳翔旣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撒离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

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卽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爲之備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

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卽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

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

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

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
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
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
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
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
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
允文時爲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
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
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
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

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張溥曰張浚始劾李綱晚邳趙鼎信王庶而曲
端死用呂祉而酈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
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
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
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
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
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於和尚原再捷於仙
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

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逞璘大敗之扶風
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
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收
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爲敵有蓋紹興
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
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卽璘一身厄於權臣者
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幘之恨生逢趙構
所見皆然寧特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
協力守險轉敗爲勝胡世將文臣專闢不改成
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史記卷六十六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七

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岳飛規復中原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
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
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
副使直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秋八月岳飛遣王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時僞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鬻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

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爲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

鄺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
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
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
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
爲念哉飛旣與浚忤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
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
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
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
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

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
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
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
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
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
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
廬州瓊又訟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
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略況小嫌

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少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

諭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眾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

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
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
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
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懷謁諸陵飛請
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
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
止其行

十年六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
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
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

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
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
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
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
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
寧府郝晷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
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

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麤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

軍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紮
刃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
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
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
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
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
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
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
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
果至貴將游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

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
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
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
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
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
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
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
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
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
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眾

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
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
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
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
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
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
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
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

常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謂其下曰直抵黃龍府
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曰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
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
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
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
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畱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
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畱哭聲震野飛畱五日以待

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
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
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
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
功乎兀朮悟遂畱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
請解兵柄不許旣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
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
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

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
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
黃以議攻卻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
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
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
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
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
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
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

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誑飛飛不爲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

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高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遣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

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
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
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旣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
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
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
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
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
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
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

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
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
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
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
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
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
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
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

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飢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

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
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
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
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
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
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
章飛北伐軍於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
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
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

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間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肅代厄於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僞齊累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間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爲飛謀者曰郾

城之戰兀朮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
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
二聖取燕雲爲宋定鼎檜卽妒飛欲責以專擅
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晉獻公欲殺申
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屈原行
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悲而作懷沙之
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
死不移者以爲爲人子爲人臣道當如是也飛
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
辭再三與張浚議不合卽上章解兵柄步歸廬

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爲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微釁蠻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讎報國一舉蕩平稽畱數日建功不世廟堂卽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

還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諾寧經不權與申生屈
原同歸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
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於賊檜
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
浮譎御以忮忌亦何所不爲也韓信挈天下以
與漢高身族菹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
諒者曰彼爲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己也飛
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
喜而構反爲讎非讎飛也直讎親爾秦檜逆構
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順昌柘皋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畱守五月

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
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
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
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

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畱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志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

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
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
脫有不利卽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
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
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
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
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
周帟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
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

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眾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

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
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
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詔聲卽
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兀朮在汴聞之卽趣騎急行率十萬眾來援錡會諸
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
聲方振縱眾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
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
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

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
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
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
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
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
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礮具不用
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
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
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
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

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擣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

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

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騎以拒馬
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
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
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
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
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
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
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
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
惜也

十一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元朮犯壽春初元朮自敗後
畱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
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
復渡淮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
時元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
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虜數
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
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
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
拔和州晨迎俊入元朮退屯昭關 乙亥金人復來

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
德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
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劉錡自
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
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
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
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拽薪疊橋須
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
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
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

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旣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

復廬州 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
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
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
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
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
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
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
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
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
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

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
俊起羣盜著名勤王旣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爲
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
都護名震夏人張浚奇其才使經略涇原然富
平之潰敗北同貶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
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
吳璘捷於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於順
昌而兀朮走汴於是錡威名讐夷夏與韓岳等
矣說者謂韓信造漢功先泚上周瑜霸吳氣凌
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蹤二者繇義存急

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眾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皋不數月間錡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爲賊檜所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爲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鄜城朱仙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於錡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卽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效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錡明日罷

飛快敵人之憤隕先帝之業桀紂亡身未有愚
於此者也錡慷慨沈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
櫻檜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卽無夜半片紙填
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清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
之卽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文昭雖在則命交併不亂乎

只半燈而家微其門皆流同對列四書五經家

與餘息數家如祖二十餘年則無交于六為其

然此書也論則詳其考也